

她哈哈大笑，你问她笑什么，她说她快活，可她知道自己并不快活，只不过装出很快活的样子，她不愿让人知道她其实不快活。

她说她有一次在大街上走，看见一个人追赶一辆刚开走的无轨电车，踮着一只脚，边跑边跳，拼命叫喊，原来是那人的一只鞋下车时卡在车门上了，那人肯定是外地来的乡下人。从小老师就教导她不许嘲笑农民，长大了母亲又告诫她不许当男人面傻笑，可她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她这么笑的时候，人总盯住她看，她后来才知道她这么笑时挺招人，居心不良的男人便会认为她风骚，男人看女人总用另一种眼光，你不要也误会了。

她说她最初就这样给了个她并不爱的男人，他趴在她身上得到了她还不知道她是处女，问她为什么直哭。她说她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痛疼，只是怜惜她自己。他替她擦眼泪，泪水又不是为他流的，她推开了，扣上衬衣，对着镜子理顺凌乱的头发，她不要他帮她，越弄只能越乱。他享用了她，利用她一时软弱。

她不能说她强迫她的，他请她到她房里吃午饭。她去了，喝了杯酒，有点高兴，也并不是真的高兴，就这样笑了起来。

她说她并不完全怪他，她当时只是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，把他倒给她的大半杯酒一口喝干了。她有点头晕，不知道这酒这么厉害，她知道脸在发烧，开始傻笑，他便吻她，把她推倒在床上，是的，她没有抗拒，他撩起她裙子的时候，她也知道。

他是她老师，她是他学生，之间照理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，她听见房间外面走廊上来去的脚步声，总有人在说话，人总有那么多毫无意义的话要说。那是个中午，食堂里吃完饭的人都回宿舍里来了，她听得一清二楚。那种环境下这一切举动像做贼一样，她觉得可耻极了，动物，动物，她心里对自己说。

她后来开开房门，挺起胸脯，头尽量抬得高高的，刚到楼梯口，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她的名字，她说她当时脸刷的一下子通红，像裙子被撩起里面什么都没穿一样，幸亏楼梯口光线很暗。原来是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正从外面进来，要她陪她去找这位老师谈下学期选修课程的事。她推说要赶一场电影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匆匆逃走。可她永远记得叫她的那一声，她说心都要从胸口蹦了出来，她被占有的时候心跳也没有这么剧烈。总算得了报复，总之，她报复了，报复了她这些年来那许多不安和悸动，报复了自己。她说那一天操场上太阳特别耀眼，阳光里有一个刺痛人心的非常尖锐的声音，像刀片在玻璃上划过。

你问她究竟是谁？

她说她就是她，跟着就又哈哈大笑。

你惶恐了。

她于是劝你，别这样，她说她只是说一个故事，她从她的一个女伴那里听来的。她是医学院的学生，来她医院手术室实习，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你不相信。

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说故事，她讲就不行？

你让她说下去。

她说她已经讲完了。

你说她这故事来得太突然。

她说她不会像你那样故弄玄虚，况且你已经讲了那许多故事，她不过才开始讲。

那么，继续讲下去。

她说她已经没有情绪了，不想再讲。

这是一个狐狸精，你想了想，说。

不只是男人才有欲望。

当然，女人也一样，你说。

为什么许可男人做的事就不许女人做？都是人的天性。

你说你并没有谴责女人，你只不过说她狐狸精。

狐狸精也没什么不好。

你说不争执，你只讲述。

那么你讲述好了。

还讲什么？

你要讲狐狸精就讲狐狸精，她说。

你说这狐狸精的丈夫死了还没满七——

什么叫满七？

是先人死了，得守灵七七四十九天。

七是个不吉利的数字？

七是鬼魂的良辰吉日。

不要讲鬼魂。

那就讲这未亡人，她鞋帮子上钉的白布条子还未去掉，就像乌伊镇上喜春堂的婊子一样，动不动依在门口，手插着腰，一只脚还悠悠踮着，见人来了，便搔姿弄首，看似不看的，招汉子呢。

她说你在骂女人。

不，你说，女人们也都看不过去，赶紧从她身边走开。只有孙四嫂子，那个泼妇，当着她面，唾了口吐沫。

可男人们走过，还不都一个个眼馋？

没法不，都一个劲回头，连驼子，五十好几的人了，也歪着头直瞅。先别笑。

谁笑来着？

还是说她隔壁的老陆的老婆，刚吃完晚饭，坐到门口在纳鞋底，全看在眼里，就说，驼子，你脚下踩狗屎了！弄得驼子讪讪的。那大热天，每每村里人当街吃夜饭的时候，总见她担着一副空水桶，扭着屁股，从家家屋门口过。毛子他娘拿筷子凿了一下她男人，夜里招来她男

人一顿臭打，疼得敖敖直叫。那骚狐狸精，村里凡有丈夫的女人，没有不想上去，括括给她两记耳光的。要由得毛子他娘，得把她扒光，纠住头发往粪桶里按。

真恶心，她说。

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你说。先是叫她隔壁老陆的老婆发现了，这村里叫老实头的讨不上老婆的朱老大，总往她家瓜棚里钻，总是帮她浇粪，倒真浇的是地方。要不是事情闹到孙四嫂这老娘头上，也不至于弄得那么惨。孙四天不亮说是早起进山里去打柴，扛着根钎担，在村巷里拐了个弯，转身爬进这婆娘的院墙里去了。孙四嫂子本来留着心眼，不等他男人出来，就拿起扁担打门。这女人一边扣着衣褂腰上的扭扣，若无其事，竟开了门。地孙四嫂子那能放过，说时迟那时快扑了过去，两人顿时扭打起来，又哭又喊，人都来了。女人家当然都向着孙四嫂子，男人们却默默观战。这女人扯破了衣服，脸也被抓伤了，孙四嫂子后来说，要的是叫她破相。她双手捂住脸，像条扭动的肉虫子，嚤嚤的哭。这当然有伤风化，可毕竟是女人家之间的事，六叔公同村长在一边站着，也只好干咳嗽。说的是最毒妇人心，女人们决定惩治她。她们商量好了，在她去打柴的山路上，几个手大脚粗的女人上去就把她扒个精光，捆绑起来，用一根杠子抬着，她直叫救命。她相好的就是闻声赶来，见这一伙气势汹汹边人皮都能扒了的女人，也不敢露面。她们把她往山里那桃花冲里抬去，早先开满桃花的那条山冲里就因为出了这种淫荡的女人成了麻疯村。她们将她连同抬她的杠子一起扔在这冲里唯一的出路上，吐着唾沫踩着脚，诅咒一番，回村去了。

后来呢？

后来天就下雨了，一连下了几天几夜，总算停了。晌午，有人见她穿着一条漏肉的破裤子，赤身裹着件蓑衣，嘴唇花白得没一点血色，回到村里。屋檐下在玩的孩子见她就跑，一家家大门赶紧关上，没几天，她从屋里再出来的时候，竟缓过气来，更娇艳了，两片嘴唇子红得透亮，面颊上也总是两片桃红，活脱是个妖精。可她再也不敢在村里招摇，只在早晨天还没大亮，再不夜里等天黑了，才到溪边挑水洗衣，来去也总是低着头匆匆贴着墙根走。要是小孩子们看见，老远就喊：「麻疯女，麻疯女，先烂鼻子后烂嘴！」跟着就四散逃走。尔后，人们也就忘记她了，家家忙着割稻打谷。尔后又是犁田，又是育种插秧。等早稻收割晚稻栽插都忙停留了，才察觉这女人家田里的活计都没做，人也好久不见。众人便议论得派个人去她家里看看。大家推来推去，临了还是由她隔壁老陆的老婆去探个究竟。她出来就说：“这妖精总算得了报应，起了一脸的水泡，怪不得连门都不出哩！”女人们听了都松了口气，再也不必为她们自家的男人操心。

再往后？

再往后，该割晚稻。打完最后一块田里的谷子，也就霜降了。村里人开始置备年货，该洗磨子磨米粉，毛子他妈就发现他丈夫推磨时光着的脊背上起的水泡，她没敢同别人说，只告诉了她小姑。不料这话同她小姑刚说过的第二天，她小姑早起，见她老公怎么胸前也生的泡疹子。事情就怕串连，女人家一串连没有保守得住的秘密，连孙四腿上也长了浓泡在流水。接下去，那个年自然过得挺阴沉，家家的婆娘都有心事，婆娘的男人们不是包头就是包脸，正赶上冬天，还不太抢眼。又到开春犁地了，再包住头脸就很不合适。男人们本不注意脸蛋，

这会人人不是脱皮掉头发就是长水泡，连六叔公的鼻头上都生了个疹子。彼此彼此，也就说得可说，照样耙田。把秧都栽下去，人们又得了点空闲，便想起那妖精不知是死是活，可都说是这麻疯病人坐过的椅子旁人坐了屁股上也会生疮，也就再也没人敢去沾那妖精的家门。

活该，这些男人，她说。

可第一个在脸上扎个毛巾下田薅草的孙四嫂子。老人们都说：「造孽啊，现世的报应。」可有什么法子呢？连老陆的老婆也没逃脱，生了奶疮，全都溃烂了，只有还没出阁的丫头和小儿，他们要不远走他乡，也难逃厄运。

说完了？她问。

完了。

她说这故事她不能忍受。

因为是男人故事。

故事也有男女？她问。

你说自然有男人的故事，男人讲给女人听的故事和女人爱听的男人的故事，你问她要听那一类？

她说你的故事越来越邪恶，越来越粗俗。

你说这就是男人的世界。

那么女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

女人的世界只有女人才知道的。

就无法沟通？

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角度。

可爱情是可以沟通的。

你问她相信爱情？

不相信又为什么去爱？

她反而问你。

那就是说她还愿意相信。

如果只剩下欲望而没有爱情，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
你说这女人的哲学。

你不要总女人女人，女人也是人。

都是女娲用泥巴捏出来的。

这就是你对女人看法？

你说你只陈述。

陈述也是一种看法。

你说不想辩论。